

我们都可以叫“虫”

□叶 娇

甲骨文:



金文:



小篆:



在中国民间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“捉拿糊涂虫”的故事。据说从前有个县官，断案十分糊涂，老百姓就写打油诗来讽刺他，还称他为“糊涂虫”。但县官不知道这是讽刺自己，反而下令捉拿糊涂虫，传令差役说：“人们都在怨恨糊涂虫，本官限令你们3天内捉3个来，少一个，罪责难逃！”

差役只得喏喏退下，硬着头皮出去办案。忽见路上有个人，头顶着包袱骑在马上，便问：“喂，为啥不把包袱放在马上？”那人回答道：“顶在头上，马可以省力些。”差役说：“这人可算糊涂虫了。”立即把他逮了起来。

来到城门边，又见有个人擎着一根竹竿想进城，竖着拿时，比城门高；横着拿，却比城门宽，横竖不得进门，傻站在那里干着急，就是想不到只要把竹竿头冲前就可以进城门。差役想：“这人也是个糊涂虫！”也立即把他拿下。

第三个糊涂虫找来找去找不到，差役们只得先拿两个去交差。县官马上升堂问案，对第一个训斥道：“你头顶包袱骑马，还说节省马

力，真是个糊涂虫！”对第二个又下判断：“你手拿竹竿进城，竖进，城门矮；横进，竿长。为什么不把竹竿锯成两节拿进来？可见也是糊涂虫。”差役们一听，连忙禀告：“老爷，第三个糊涂虫查到了！”县官忙问：“在哪里？还不赶快抓来！”差役只得回答：“老爷不必着急，下一任老爷上任时，我们立马把他捉来。”

“捉拿糊涂虫”的故事影响深远，至今我们还把那些浑浑噩噩、不明事理，或是代人受过、替人担罪的人称作“糊涂虫”。现代生活中这样的虫族词还真不少，如活泼好动，随机应变的人叫“机灵虫”；没有骨气，摇尾乞怜的人称“跟屁虫”；那些不事劳动、以剥削为生的人是“寄生虫”；随声附和、没有主见的人是“应声虫”；游手好闲、懒惰的人是“大懒虫”；沉迷于网络的人叫“网虫”；网络语言中还有“虫虫”一词，作为对女友的昵称；时尚达人更用“小虫”来称呼自己的野蛮女友。生活中也常常能听到“上班像条虫，下班像条龙”之类的话语。我们不禁奇怪，为什么总是拿虫来喻人呢？这要从“虫”字的前世今生说起。

“虫”字早在甲骨文时就已出现，但这个“虫”可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昆虫。甲骨文、金文中的“虫”均像蛇卧曲尾形，是个象形字。小篆虽然略失蛇形，然所指未变，原来“虫”的本义是毒蛇。怪不得，如今有不少地方，还把蛇叫作“长虫”呢！但是在古代，“虫”的意思可不是那么简单，它远远不仅指蛇，还曾经是所有动物的总称呢！

汉朝时有一本著名的书叫《大戴礼记》，在这本书里，最先明确提出了“五虫说”。哪“五虫”呢？像鸟类这样有羽毛、会飞翔的叫做“羽虫”，如今的昆虫都可归属这一类；有兽毛的，像狮虎一样的野兽叫做“毛虫”。要注意的是，这里的“毛虫”与我们今日所说的“毛毛虫”可是完全不同：身背甲壳、长盔甲的龟鳖之属称作“甲虫”。同样要注意不能把它等同于今天的天牛、金龟子、瓢虫等有硬壳昆虫；有鳞的动物叫“鳞虫”，包括鱼类、某些爬行动物（蛇、蜥蜴、鳄鱼等）及传说中的龙等；而像我们人类这样的既无毛又无羽，光着身子、赤裸裸来到世界的，自然就叫“倮虫”了，

“倮”即“裸”，赤裸裸之意。

“五虫说”的影响时间颇长，直到1890年清朝博物学家方旭的《虫荟》问世，仍按五虫分卷。不过，《虫荟》一书，虽分五虫，但已将人类剔出，而是分作羽虫、毛虫、昆虫、鳞虫、介虫五类，将羽虫中的219种小动物专门归为“昆虫”类。昆虫，即众多小虫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直到此时，昆虫两字才组合成词，才具有了近代的概念。

想必爱看古代文学作品的人，都知道古书中常称老虎为大虫，称蛇为长虫，这下就很容易理解了，因为“虫”在古代泛指所有的动物，是无所不包的。老虎高大威猛，是百兽之王，称为“大虫”，实至名归；蛇身长长，自然该叫“长虫”。如果读过小说《水浒传》，大家肯定还记得里面有个梁山女英雄——顾大嫂，是梁山第一百零一条好汉，她的外号是“母大虫”，意思就是她像母老虎那样彪悍勇猛。

从汉到清，长达千年的中国文化中，“虫”都是一切动物的总称，怪不得我们如今还喜欢用“虫”来称人呢，因为，我们原来就是“虫”啊！



澳大利亚的酒文化

□笑笑



女曰鸡鸣，士曰昧旦。子兴视夜，明星有烂。将翱将翔，弋凫与雁。弋言加之，与子宜之。宜言饮酒，与子偕老。琴瑟在御，莫不静好。

——《诗经·郑风·女曰鸡鸣》

中国制酒，品种繁多，名酒荟萃，享誉中外。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，商周时代，中国人独创酒曲复式发酵法，开始大量酿制黄酒。宋代，人们发明了蒸馏法，从此白酒成为中国人饮用的主要酒类。酒还渗透于整个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，从文学艺术创作、文化娱乐到饮食烹饪、养生保健等，都在我们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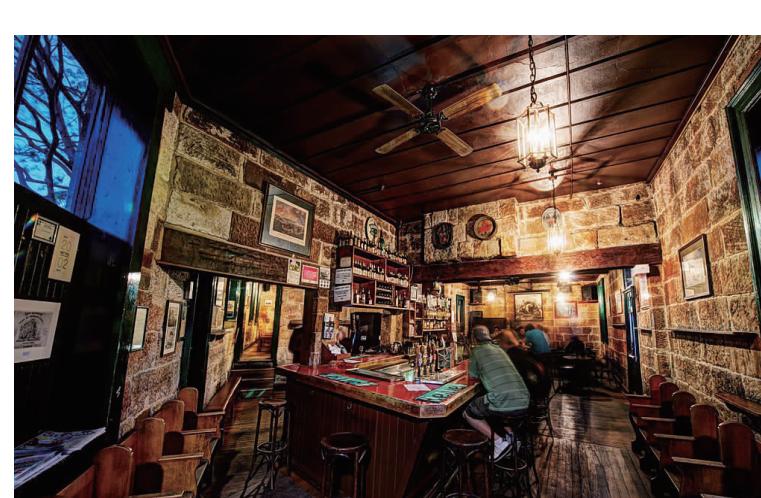
生长在酒文化源远流长的中国，自幼每逢佳节，便见长辈们把酒言欢，我虽然至今不曾醉醉如泥，不醉不归，但是偶尔小酌，甚是怡情。阅读关于酒的经典诗篇时，我会为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”而慷慨激昂，会为“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”而心绪低落，会为“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”而感心动容。

来到澳洲后，我发现这儿无疑是一个浸泡在酒桶里的国度，澳洲饮酒者之众，饮酒场之多，酒销量之大，可谓居于世界前茅。腆着啤酒肚的中年男人比比皆是，就连退休老人，贪杯劲头亦不消减。女士喝酒更成时髦，我初来之时，见肥婆遍街，颇感新奇，殊不知在澳洲此乃随处可见之景。且常闻此说，澳洲的三大特产群体就是醉汉、肥婆和苍蝇。

在悉尼最繁华的乔治街，风格各异的大小酒吧林立街边。一日中午，我与朋友逛街，见各个酒吧外场高朋满座，甚是讶异。原来，澳洲人多在周四领薪，每周末，定会邀上三五好友，找一酒吧，痛饮一番，因而街头酒吧人头涌动，生意火

留学日志 澳洲

领略了澳洲的酒文化，我多有思忖，虽说中澳饮酒的种类、方式各有千秋，但对于酒的热爱以及酒带给人们的喜与忧，好与坏不尽相同。这从酒的角度上印证了人性相一，数千年来不同地域的发展令各族人差异显著，但随着中国人学会了举起葡萄酒杯的优雅姿态，西方人对白酒从好奇到享受的态度转变，可见文化融合、彼此丰富的脚步不可阻挡。



家中有支造型队

□LULU 妈妈



当我在孕期的时候，总是很看不习惯那些妈妈像个购物狂似地为孩子添置衣物，心里默想我绝对是个理性又务实的妈妈，但这样的想法在LULU出生的那一刻起完全颠覆了。我除了每个月不定期给LULU购买衣物外，在他还只有10个月大的时候，已经给他买了10多双鞋子和50多双袜子。

衣服永远是不缺的，而且穿到的也不多。其实我并不是非常积极带孩子的妈妈，但是在为孩子添置衣物上永远是最积极的那个。超人连体衣、绿巨人造型内衣、背带裤、爬爬服，连小娃娃的长版小睡袍都给孩子装备上了。这些衣服大多都在LULU穿过一两次后被压入箱底，一方面是孩子长得快，另一方面是孩子平日交给外婆带，外婆不会繁琐的搭配。

LULU外婆眼里只有棉质内衣裤，在他8个月大的时候，亲戚给他取了个绰号叫“棉毛裤男”。那刻，我们一家才惊讶地发现平日好看的衣服LULU还真是没怎么穿过。“棉质内衣裤才是最舒服的。”当然，孩子外婆给出了为何只穿棉衣棉裤的最佳理由。但对于这样的称呼，有着时尚敏感度的婆婆看不下去了，决定一家子上阵给孩子来个大改造。

在LULU9个月的时候，孩子的奶奶、爸爸开始每天为孩子的着装把关。平日，在我负责买衣服的时候，也一定要通过微信征求他们的意见。商场里，一件小孩的冬季外套500元是很平常的，不过对于这些品牌

